

海南岛也是橄榄产地之一。本报记者袁琛摄

史志琼崖

旁搜而博采 循故以增新

何以端

众所周知，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是存世最早的海南地方志书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其成书40年前，已有一部成化《琼州府志》问世，可惜散佚不存，其编撰者是定安举人刘预。

此事在《琼台志》现存残本中遗留的信息，足资判定，该志完稿并刊行于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，唐胄编撰《琼台志》时，手头有该书，并援引了成化《琼州府志》不少内容。

刘预，字籍海南卫左所人，左所驻于定安县，按通常概念，刘预即定安人。《琼台志》对刘预父子分别有简要记载：“（举人）天顺己卯（1459年）科……刘预，左所人，新喻（今江西新余）训导。成化戊戌（1478年）修郡志。”

刘预次子刘筠是成化庚子科（1480年）举人，另外两个儿子都是澄迈县学的岁贡，后来也都担任官学教职。“刘筌，左所人，预之子，南昌训导。”“刘節，筌之弟，会同训导。”（正德《琼台志》）“训导”是学官名，是明清时府、州、县儒学的辅助教职。可见，刘预虽然出身世代的“教书匠”，却至少从他开始成为书香门第，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之家。

正德《琼台志》书首有若干篇序文，是该志史料来源的关键信息。由于年久蛀蚀，排于前端的三篇已经残缺，不易通读，2006年海南出版社再版时作为附录，刊载在书末，其中一篇《琼州府志序》，便是刘预所撰。

序文共四页，虽然前两页残缺，但部分关键信息仍在，可以确定该志的编撰者、组织者以及纂修的大致经过。

“……事烦遭厄，窃常病之。□□授守是郡者，上饒蔣□□奉以是念，詎不以郡□史，汉之舆地图，唐之□之类，皆所以记其事□爱。公余遍阅旧志，及其纂□中。由是参议于贰守长，□守公亦崇是举而未就，遂协意檄诸部下，示以目录，俾督令儒儒多识者，旁搜而博采，循故以增新，各具实录，总三十州十邑成萃焉。

公以预退休林下，无生事累，因简为之修辑。乃于旧所集录者折衷之，去其繁芜，考其疑阙，补其新增，轮其编次，历季余而始成帙，凡若干卷。然后一郡之古今事迹、山水奇观、物产宜寓之属，粲然有条可观。

既而欲叙诸序，以垂不朽，谓预宜序其端。由此观之，则公之心行，前此未有也，复何辞？

於戏！生长一方而不知一方事，耻也。若事有所不知而强以为知者，非智也。余于是篇，非强也，亦非沽钓也，特领命于公，罄其所知而为之而已。至其所未知而外错失误者，又俟君子恕其狂僭，笔削增损之，何如尔？成化十四年戊戌秋。”

序文中两次出现撰者自称的“预”，该序文之后，便是王佐的《东岳行祠会修志序》，可见唐胄是按史源材料的先后编排的。

成化《琼州府志》是由琼州知府蒋琪下发公文给各州县，开列目录，指示搜集整理范围，让各地延请“师儒多识者旁搜而博采，循故以增新，各具实录”，最后的归纳、整理，由刘预作为主力完成。

序文称，修志时他已退休，可以心无旁骛，专注编修，“去其繁芜，考其疑阙，补其新增，轮其编次”，使“一郡之古今事迹、山水奇观、物产宜寓之属，粲然有条可观”。

刘预的工作效率颇高，“历季余而始成帙”，四五个月就完成了。致仕（退休）后从事家乡方志编撰，既是明清文人的惯例，也是一种光荣。

刘预编撰郡志是在中举19年之后，再过2年，其次子刘筠也中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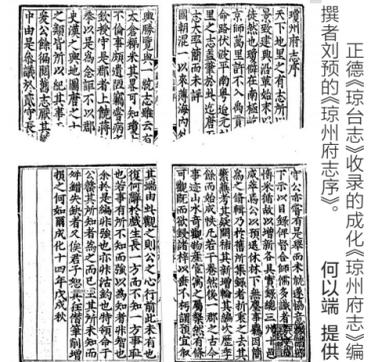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，是安排付梓印刷，郡守蒋琪依然委托刘预作序文，而不是按惯例由长官自己作序，借此述说政绩。这位蒋琪，确有古贤之风，全无沽名钓誉之意，作为一府主官，这种务实低调的姿态，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肃然。

所以，刘预慨叹“由此观之，则公之心行，前此未有也”，他也因此慨然受命，一挥而就。

刘预序文虽已残缺，但从尚存部分来看，行文朴实无华，从“守公亦崇是举而未就”以下，区区200多字，便将府志整个组织、采访、编撰过程，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关于成化《琼州府志》的卷数，刘预的序文中没有提及，好在正德《琼台志·凡例》最末，有“旧志·外纪皆十二卷”之语，后人可知该志和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都是12卷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）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橄榄是亚热带水果，盛产于我国的南方，尤其是岭南地区包括海南岛。

橄榄味道清香微苦，不过苦后回甘，略带甜味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习惯橄榄的味道。北宋诗人王禹偁（954年—1001年）就提到：“江东多果实，橄榄称珍奇。”

北人将就酒，食之先皱眉。”（《橄榄》）古时候，很多北方人吃不惯橄榄，橄榄一入口就皱起了眉头。

北宋大文豪苏轼（1037年—1101年）应该吃过橄榄，他也写过《橄榄》诗：“纷纷青子落红盐，正味森森苦且严。待得微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。”

一首诗制造的“话题”

苏轼的《橄榄》诗提到了一个当时特别流行的说法，很多诗歌著作中都有提及，宋代诗人王直方就说过：“橄榄木高大难采，以盐擦木身，则其实自落，所以有落红盐之语。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

说的是橄榄树高大挺拔，所以想采摘橄榄果实并不容易。在古时候，许多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古人并不了解橄榄树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谣言：用盐擦拭橄榄树的树身，那么橄榄果就会自己掉落下来啦。红盐也是食盐的一种，古时候特别流行“青子落红盐”的传说。

南宋文学家胡仔曾在岭南生活七年之久，他读了苏轼的《橄榄》诗后，十分疑惑。后来，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个传说的看法：“余居岭外七年，备见土人采橄榄，初未尝以盐擦树身，亦只以梯采之，或以杖击之。而东坡落红盐之语，当自别出小说也。”胡仔说，岭南人采摘橄榄，都是用梯子或者棍子，就没见过擦盐的。看来苏轼提到的“青子落红盐”，大概是从哪儿看到的小说情节吧。

不过，后世的学者们考证，在南方民间其实的确有这种土方法：“橄榄树高，将熟时以木钉钉之，或纳盐少许于皮内，其实一夕自落，亦物理之妙也。”（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）

由于橄榄树长得高，待到橄榄果实快成熟时，用木钉钉开小口，在橄榄皮上稍稍擦些盐，橄榄的果实就会在一夜之间自动落下来。这么看来，苏东坡在诗里所写的法子，是有根据的，并不是凭空捏造的。

再来看看苏东坡对橄榄滋味的的评价。他说，橄榄味道苦涩，虽然吃完之后能够微微回甘，但哪儿比得上甜美的“崖蜜”呢？

“崖蜜”是什么？古人也做过深入探究。许多诗人认为“崖蜜”是樱桃的别称，也有人认为“崖蜜”指的是蜂蜜或蜜糖。众说纷纭，一直没有定论。

无论哪种说法准确，读者都能大致理解：“崖蜜”是一种特别甜的食物。这么粗看，苏东坡大概是不爱吃橄榄的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随手记下的一首诗，后来居然衍生出了一个让许多文人墨客们吐糟的话题——“橄榄何如蜜”。

橄榄和崖蜜，哪个甜？

宋代抗金名臣李纲，在品尝了新鲜的橄榄后，便爱上了这种独特的味道：“岂无崖蜜十分甜？竟爱清严解变甘。”（《尝新橄榄二绝句·其一》）

谁说橄榄比不上崖蜜？我就喜欢这种逐渐回甘的口感。李纲告诉大家自己喜欢橄榄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关键他后面还带着戏谑的口吻对某些食客“补刀”：“堪笑区区弃捐者，半途回味始知惭。”可笑的是那些不识货的吃货们，忍受不了橄榄刚开始的那股涩味将其抛弃，等嘴巴回过甘来时才追悔莫及。

李纲曾经因为主张抗金被南宋朝廷贬到海南。虽然他在海南生活的并不长，但相信途经岭南或在海南时，想必也吃过橄榄。

清代诗人吴之振看了苏东坡的诗，也忍不住多说了几句：“衰年滋味全区别，不怕酸辛却怕甜。”（《次东坡橄榄诗韵》）人一旦上了年纪，对于美食的感受全然不同：不怕辛酸之物，最怕甜腻的东西。换言之，相比于甜腻的食物，吴之振大概更喜欢酸涩的橄榄。有人说，吴之振说的不只是他对食物的看法，也是他的人生感悟。

当然，也有些诗人的脾气比较火爆。比如清代诗人江湜，他与吴之振口味相近——喜欢橄榄，却不爱甜腻的食物。他在诗歌中直接开喷：“况有侏夫嗔涩口，反颂崖蜜甘如饴。”（《橄榄》）居然有“侏夫”埋怨橄榄苦涩，反而夸赞崖蜜甜美如饴。在词典中，“侏夫”指的是贫贱的粗汉。不知道苏东坡看到这首诗，是否会气晕过去。好在苏东坡看不到——江湜生活的年代与他生活的年代相距近800年光阴。

由于橄榄味道的独特性，在古代，人们还将其用来比喻忠臣直言。比如，还是北宋诗人王禹偁，他在另一首《橄榄》诗中便比喻道：“皮核苦且涩，历口复弃速。良久有回味，始觉甘如饴。我今何所喻，喻彼忠臣词。直道逆君耳，斥逐投天涯。”因此，橄榄又有“谏果”“忠果”等别称。

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良臣常常直言不讳，话虽不中听，但回想起来却觉得大有裨益。南宋诗人刘克庄也用橄榄比喻忠臣：“须信谄语尤甘，忠言最苦，橄榄何如蜜？”（《念奴娇·寿方德润》）大伙儿得相信这么个理：谄言媚语才动听，有益的话向来逆耳。孰好孰坏大家心里都有数，这就像甜腻的食物怎么能与橄榄相提并论呢？

苏东坡正话反说？

众所周知，苏轼曾经被贬海南，他应该见过橄榄树，其《橄榄》诗的后两句“待得微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”，也化了一个“段子”，在很多古籍中都有记载。比如明代的江盈科在《雪涛谐史》中就有记载的：“北人与南人论橄榄与枣孰佳，北人曰：‘枣味甜。’南人曰：‘橄榄味虽辣，却有回甜。’北人曰：‘等你回得甜来，我先甜了一会。’”

根据历代各种《诗话》的分析，在苏轼生活的宋代，这个“段子”也特别流行。既然化用了，可见苏东坡这首诗是用开玩笑的口吻写的。

因此，有人为苏东坡叫屈：《橄榄》一诗的语气特别值得玩味，还请诸位读者细品——苏东坡看似在说橄榄不如“崖蜜”甜，实际上说的却是反话，是在嘲笑太甜腻的食物没什么可回味的，不如橄榄那般耐人寻味。

其实，无论橄榄还是崖蜜，都各有风味，没必要褒一贬一。如果将两样果子摆在人们眼前，相信大部分食客两种果子都想尝一尝。



生活在北宋初年的王禹偁写过《橄榄》诗。

资料图

史籍典故

一首《橄榄》诗 千古犹唱和

邱俊霖

人物春秋

内外兼备 「九龄风度」

邱兰婷

翻开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开篇即是张九龄的《感遇》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”诗人用春兰秋桂的芬芳美质，抒发了自己追求情操、非为虚名的高雅志趣，这也成为无数人面临人生困境的精神良药。张九龄不仅是一位文坛领袖，更是我国历史上岭南第一位宰相，他的一生波澜壮阔，他的才华和为人被世人誉为“曲江风度”，又因唐玄宗的一句话而有了“九龄风度”之美誉。

在盛唐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，他从遥远荒凉的岭南之地韶州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奔赴长安而去。张九龄的晋相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从25岁进士及第到55岁官拜宰相，用了整整30年。737年，因李林甫的谗言，唐玄宗再也忍受不了一个纯臣的谏言，张九龄被罢相。740年春天，他带着遗憾在家乡曲江病逝，享年63岁。

后来，当唐玄宗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入蜀地，惊魂甫定之后，看到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想起已经辞世15年之久的张九龄，禁不住悲从中来，为张九龄献上了迟来的挽联：“蜀道铃声，此际念公真晚矣；曲江风度，他年卜相孰如之？”

自张九龄去世后，唐玄宗对宰相推荐的各类人才，总要问“风度得如九龄否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。可见，张九龄已成为那个时代为官者和人格风格的标杆。那么，何谓“九龄风度”？应当说，张九龄的风度首先是外在的。张九龄“耿直温雅，风仪甚整”（《新唐书·张九龄传》），他无论是在家中还是上朝，始终都是衣着整洁，温文尔雅，而这也恰恰符合了唐代对士人“风度”的标准。唐玄宗曾对身边人说“每

见九龄，令人精神顿生”（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）。如果说气宇轩昂的仪表构成了“九龄风度”的外在表征，那么，学识渊博、品格耿直和远见卓识，则构成了“九龄风度”的内蕴涵养。

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张九龄7岁能著文，13岁名震岭南，25岁进士及第，可见他少年时就已经才气逼人，但一直保持着勤奋好学的状态。

张九龄的耿直也是始终如一。尽管当上宰相后大权在握，

张九龄始终秉公守则，直言敢谏，选贤任能，不徇私枉法。彼时，唐朝已进入全盛期，但张九龄却不忘提醒玄宗居安思危，整顿朝纲。在林林甫、张守珪等人的官阶晋升和安禄山的战败免刑等事情上，他都直言不讳地加以劝阻。张九龄富有远见卓识，他提出的官吏迁调制度，增进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沟通、了解与信任，为以后历代所借鉴和依循。他曾断言李林甫“恐异日为唐社之忧”（宋·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），又观察到安禄山举止骄蹇，预言其将来必反（《旧唐书·张九龄传》），后来一一印证。

张九龄在农桑、赋税、商贸、基建等领域，同样高瞻远瞩，极具典型意义的是开凿梅关古道，这条古道长10多公里，南通浈昌（今广东韶关南雄市），北接南安（今江西赣州大余县），为沟通南北、振兴文教、促进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泽被后世一千多年。

在张九龄的故乡广东韶关，“九龄风度”的印记也传承千年。仁化县周田镇和始兴县隘子镇都有“风度村”，多所中小学也以“九龄”或“风度”命名，韶关市曲江则建有张九龄纪念馆、公园。



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张九龄故里风度村（今张屋村）“风度流芳”门楼。龙全明 摄